



我 们 一 直 在 奋 斗



奋斗 1.0

struggle

◎ 石康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

万卷出版公司



奋斗1.0

struggle

◎ 石康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石 康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奋斗1.0/石康著. —2版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09.11 (2009.12重印)
ISBN 978-7-5470-0421-0

I. 奋… II. 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03086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7mm×234mm

字 数: 998千字

印 张: 39

出版时间: 2009年11月第2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12月第2次印刷

统 筹: 路金波 瞿洪斌

责任编辑: 李文天

特约编辑: 刘 莉

装帧设计: 居慧娜

ISBN 978-7-5470-0421-0

定 价: 5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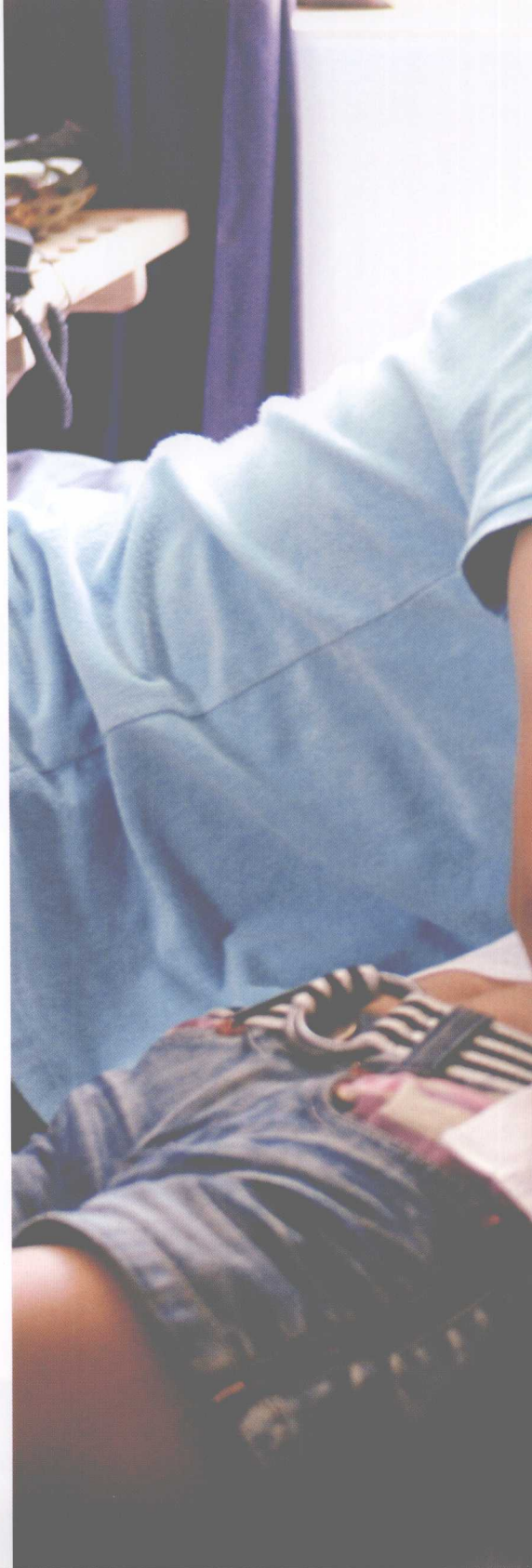
我爱你，这是我的心愿，也是我的快乐。

你叫我明白了，别人再大的事情也是别人的，自己再小的事情也是自己的，请不要难过，我必须把你当成别人我才会成长。



陆涛：如果我一辈子穷困，你还会爱我吗？

夏琳：如果你一辈子努力，即使穷困我也还爱你。







如果你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，那么这个世界无论怎样，对我都是有意义的；
但如果你不在了，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美好，它在我眼里只是一片荒漠，而我就像一个孤魂野鬼。



杨晓芸：你是谁？

向南：我就是你的丈夫向南，我就是你的钱包，我就是你生活舒适的工具，为了你的幸福，我时刻准备着！为杨晓芸服务！

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，人人在这里生活，穷人为下个月的房租和薪水而发愁，富人可对人生做长远规划，但规划到五十年以后，便会感到忧伤，因为那时自己已不在人世。



序

出版此书前，在半梦半醒间，接到编辑打来电话，说要写一个序。我下了床，枯坐电脑前，发愣两小时，喝了三大杯茶，抽掉半盒烟，竟不知写些什么。

怎么也得写上几笔吧。

为何出版这本书？为了挣钱还房贷？为了纠正电视剧里的台词错误？为了把一些剪掉的场景复原？为了一些想看书的读者？为了练习使用第三人称的写作技艺？为了……好了，其实我也弄不清。

2000年左右，我对文学树立信心，决定在家学习知识，钻研写作技艺。五年后，走出书房，受到打击——世道已变，商业化已渗透到国内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，作家的写作守则已改为“只写多数读者愿意读的东西”，至于作家的严肃创作，市价就更低了，这一局面恐怕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扭转。我们的社会运作很成功，而人民也很成功，人人都那么坚强，脸上带着笑意迎接新的一天，新的希望。每一觉睡去，只为忘却烦恼，第二天醒来，心中充满一片阳光。

一直以来，在网上，我只看到得意洋洋的自我肯定，与不负责任的恶意谩骂相映成趣。人人急需鼓励，至于批评，呵呵，无人相信。奇怪的是，我却从中更多地感受到一种泛泛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，使得那些人们强撑硬努出来的快乐，在我眼里有些雷同与不自然——是否应该停一停、想一想，我们为何生活？生命又有什么意义？

然而我知这是不可能的。生活的洪流裹挟一切而去，泥沙俱下，却又势不可挡，谁还记得那些散落在人们内心深处难以触摸的疑问，那些私人性的痛苦、无

助、愤怒、孤寂与忧伤？以此为题写作的作家们纷纷凋落，让位于无关乎个人疼痒的大众文化消费——少年春梦、中年情欲、胡编的冒险、神鬼怪异之流。我很想知道由这些杂七杂八的泡沫堆起的轻浮而美好的未来，在明天将会兑现成什么交到我们手中。

2005年开始写《奋斗》，至2007年完成。

它被拍成电视剧并在国内电视台播放，意思是说，我成为了一名大众娱乐提供者。

我写的是一本小说还是一部电视剧呢？我一点也不清楚。

我只知，在漫无边际的人生中，作为个人，多半得奋斗一下。前辈们为了活下去，需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艰苦奋斗。然而情况变了，在目前这个空前美好的时代里，是否不需要艰苦的奋斗呢？而不艰苦的奋斗能否叫做奋斗呢？

写作时，我一直很迷惑，但我仍写下了一些有缺点的主人公们，他们是年轻人以及他们的父辈——表达较为真实的人生仍是我的写作信念，几乎每一个人物我都有一个或几个生活中的原型与之对应，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塑造这样一些人物有何意味？更不知那些生活中琐碎小事儿能否引发别人的兴趣？那些需求之间的矛盾能否构成写作主题？寻找自我能否成为人生目标？最终，我想问一问，人们为何而奋斗呢？

这些都是些问题而不是答案——放眼窗外，我看到白天的北京烟雾腾腾、车水马龙，而夜晚，灯火闪烁、忙碌不息。即使是深夜三点钟，也像是能听到城市疲惫的喘息声，令我感到真切又虚幻。不过，日复一日，似乎一切都运转良好，楼市与股市在涨，路上汽车越来越多，广告牌林立，饭馆人满为患，人们的生活总在继续，我也按时工作，每天写下一段又一段文字。谢天谢地，总算写完了。

也许生活就是那种可以质疑与思索、最终却不得不接受与肯定的东西。而现在，无论是问题与答案，在我这一方，都已完成，该是把一切推给读者的时候了。

石康

2007年9月19日

88 烦心事

北京建筑学院是一所典型的工科大学，但社会好像对它的工作并不是很认可，它把这所学院培养出来的建筑工程师、前卫设计师变成点头哈腰的房地产销售，把它的给排水专家变成卖卫生洁具的低等导购。在校生学到很多漂亮典雅的建筑观念，毕业后特别想把这些观念用到社会上，可以很社会地说，他们完全是一些理想主义者，而社会却急需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为有产者赢利。这使得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，应界毕业生人心惶惶，大家在学校胡乱学习了一些盖房子的知识，现在，却必须快速突击一些在别人面前更实用的装孙子的知识。

陆涛、高强、华子、向南四个人就是这样的毕业生，他们从毕业前半年就开始找工作，希望有机会服务社会，但社会似乎对他们很失望，他们自己也很失望。

毕业典礼就要开始了，四个人却待在学校的小花园里为高强的事儿唉声叹气。那是一个美丽的夏天，杨树的叶子一片碧绿，草色青青，蝉声阵阵，有三个穿裙子的女生从他们背后一跳一跳地走过去，消失在不远处的小径尽头。

“要是他们真的不给我学位……”高强沮丧地抬起脸，看着大家，似乎希望从朋友的脸上看到奇迹。

向南把耐克运动裤上蹭的一块污渍用手搓掉，说：“他们不至于这么孙子吧，不就是一次作弊嘛，学校怎么可能毁了你一辈子！”

这话说得够狠，一下子把大学文凭与一生的幸福混为一谈，不过却启发了华子，他长得土帅土帅的，皮肤黑，但有棱角。“他们要是不给，我找人，咱们先礼后兵，据说去年小钟就是这么干的。”

“他怎么干的？”高强立刻抓住了这最后一根稻草。

“他带了一个点心盒子，往校长室一放，管咱们校长要学位，校长当然不给，他忽然从背后抽出一把一尺长的尖刀来，说，‘校长，现在，我这一辈子就攥在您手上了，您要是让我过不去，您想想，您能过得去吗？’”

“后来呢？”向南也添油加醋。

华子受到鼓励，立刻洋洋得意地说下去：“校长开始说，‘把你的东西带回去！我不收礼！’小钟把点心盒子往地上一胡撸，从后腰上抽出一把刀往校长桌子上一扎，说——”

“我问你后来呢？”此刻，心急如焚的高强已来不及听有趣的过程，他最关心的是结果，这结果也许半小时之内就会降临到他头上。

华子神气活现地说下去：“人家小钟现在是工科学士啊！”

向南和陆涛一齐笑了起来。

还是陆涛比较理智，把手上的烟头扔掉：“学校不会像咱们这么考虑问题，他们翻一翻校规，这事儿就决定了，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。”

高强一听就急了：“那我这四年不就白学了？而且，我姨帮我找的那个公司正催我交材料备案呢，没文凭我交什么呀！”

华子再次出主意：“文凭那东西好说，你去西直门，花不了多少钱，就能在路边买一个假文凭，你想买北大清华的也有。要非咱们这个学校的，我们手上不都有样本儿吗？大不了咱一起做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扫描仪、电脑、打印机咱全有，连钱都能做出来，别说一张破文凭啦！”

这话一点也没让高强放宽心，他叫道：“别开玩笑，现在咱们的资料都在网上，人家用用人单位都不用给学校打电话，上网一查就全明白了。”

“网上的事儿你找陆涛吧——”华子有点支撑不住了。

天才陆涛一挥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可以改！咱学校那破网的数据库是我大二时候编的，进去改一改数据易如反掌。”

高强不放心地接着问：“那他们要是打电话呢？我看他们的人事部门挺正规的。”

上课铃响了，陆涛说：“甭说这事儿了，一会儿不就出结果了吗？走，回教室去。”

教室里坐满了人，四个人是最后才到，他们鱼贯而入。高强刚坐下，站在讲台上的班主任便一指高强：“高强，去一趟校长室，校长叫你。”

高强站起来，脸色很难看，一步步走出教室，走到门口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大家哄笑。

华子对向南使了一个眼色：“完了。”

陆涛也摇摇头。

走廊里，高强走了几步，站住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皱巴巴的烟，点燃，刚抽两口，教普物的周老师甩着一头白发急匆匆地走过来，高强慌忙把手放到背后，叫了一声，“周老师好。”周老师点点头，走了。

高强把烟拿出来，抽了一口，继续走。校长室并不是很远，但在在他看来，却像隔着千山万水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中逐渐地强烈起来，使得高强在校长室门前直发抖。他伸出手，敲门，里面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请进。”

高强推开门，走了进去。



校长的意见

校长刘元培坐在办公桌后面，头发有点乱，就像长在椅子上的一簇蘑菇，他看着高强进

来，用手一指：“把门关紧。”

高强回身把门关上，走到校长对面站住，像是一个等待判决的罪犯。

刘元培扬起头，对着空中闻了闻，然后疑惑地问：“怎么一股糊味啊？”

高强也闻了闻，忽然，他大叫了起来，用后背撞墙，三下两下把T恤衫脱了，背后被烧了一个大洞，还好，没烧到皮，肯定是刚才躲普物老师时不小心用烟头点着了后背。他用脚踩灭了T恤上的火，然后光着膀子站在校长对面，气氛尴尬而滑稽。

刘校长皱着眉，用他最擅长的官腔儿严厉地问：“高强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对不起，刘校长。”

“我问我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刘校长。”

“你这样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，去，找件上衣穿上再来！”

“刘校长，我就穿了这一件，宿舍的东西早搬回家了。”

刘校长左顾右盼，忽然，他站起来，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块抹布，“刷”地一抖，原来是一件T恤，他交给高强：“穿上！”

高强犹豫了一下，接过来。

班主任最后要说的

教室里，班主任在用慈母般的口吻对同学们讲话：

“一会儿就要举行毕业典礼了，带了你们两年，对你们讲的话够多了，你们听没听进去是你们的事儿，今天，我要最后讲两句话。同学们，你们在这个学校学了很多东西，学习了八十多门课程，也许这些学习对你们找到的工作来讲，没有什么用处，很多人并没有干他们所学的专业，我要说的是，无论怎么说，这总比没学强吧？至少，你们培养了自己的能力，在以后的工作中——”

华子搭下茬儿：“老师，我就全是自学的！”

同学们哄堂大笑。

班主任就跟没听见一样继续说，这大概是他们相处最轻松的一节课了：“在以后的工作中，你们没有老师的帮助了，只能凭借自己的能力。社会是一所更大的大学，现在你们可能会抱怨老师对你们严厉，但你们记住，无论老师对你们怎么样，都是在帮助你们，对你们的态度是善意的，而社会上的那些老师——怎么说呢？几年以后，当你们在社会上闯得头破血流的时候——”

大家哄笑。

班主任愤世嫉俗地对一班学生指指点点，似乎他说的不是预言而是现实：“当那个时候，当那个时候，看看他们有没有老师善意？”

高强的努力

身在校长室的高强，却丝毫没感受到任何善意。刘校长尽管语重心长，但他每吐出一个字，高强就像被钉子钉了一下似的痛苦。

“为了我们学校的办学声誉，为了维持校纪，经校委会讨论，一致通过，凡是在校期间考试作弊的学生，一律不发毕业证书。”

“校长！”高强几乎尖叫起来。

“高强，你听我说下去，制度总归是制度，如果我们为了一个学生，而改变我们的制度，那么学校如何办得下去呢？如果所有学生考试都作弊，那么我们如何向社会输送合格的人才呢？”

“可您总得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呀！”高强几乎哭出来，事实上，他的眼泪已经下来了。

“作出这个决定我们也很痛苦，我们决定，不把处分单放入你的档案。”

“可是，我愿意通过参加补考改正我的错误，如果没有考过，那我自认倒霉——”

“你要是不作弊，当然可以补考，那是你的能力问题。不会，可以学嘛，跟不上，可以加班加点，请老师做课外辅导，但作弊就是另一回事了，那是品质问题。”

“刘校长，我错了，我求您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，我大学四年不能白上啊——”

刘校长的声音像是浮在半空：“决定不是我一个人作出的，是校委会根据校规校纪作出的，是根据国家教委——”

高强在摇晃，校长在他眼里越来越模糊，他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校长拿出一支烟点燃的工夫，“咕咚”一声，穿着抹布T恤的高强昏倒了。

刘校长没有丝毫的慌乱，这位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兵心里说道：现在的大学生也太脆弱了，要是把他们送到战场上，敌人不费一弹，只用高音喇叭对他们喊不给文凭，他们就给你来个咕咚，这仗还怎么打啊？

毕业典礼

毕业典礼时，陆涛、华子和向南三个人心系高强，他们发了很多手机短信。

典礼一结束，他们在校园里找来找去，向认识的同学们打听有没有看见高强。

华子找得最急，他和高强最好，他跑来跑去，他去了高强可能去的任何地方，他急匆匆的，都忘了用班主任的话讽刺陆涛——“我们这个班，出了一名真正的优等生。我教了二十年书，你是第一个，陆涛——同学们，陆涛除了完全合格地完成了所有课业，陆涛还帮助学校建立了一套电脑管理系统；代表学校参加过奥林匹克数学、物理大赛，取得过优异成绩；在全国大学生辩论大赛上，他力克外校，使本校得以进入前四名。此外，他还担任过我校学生会副主席，青青文学社的副社长，旱冰协会的会长，物理小组的组长，这些都是他长期担任的；短期的，我就不提了。他的学业也创我校历年最好水平，我统计了一下，他每门功课的平均成绩是95分，领先第二名近10分，这些都是用勤奋和汗水换来的呀！”

华子想这么纠正：“老师，您错了，陆涛什么都得第一只因为他是小天才，这是用好几辈子狗屎运换来的！”

高强

高强的手机一直在响，他难过地站在楼上，穿着那件皱巴巴的T恤，而不是像大家一样的学士服。那学士服看起来很傻，但因人手一件而显得不傻，傻的是他，是被排除在外的他。

透过窗户，高强看着楼下的一切，毕业典礼啦，熟悉的老师与同学啦，操场啦，树啦……他意识到，他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喜欢这一切，但这一切却是有所保留地喜欢他，他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压抑与屈辱，他没有得到文凭，他流出泪水。

高强来到游戏厅，坐在角落里玩CS，他把自己想象成孤独杀手，一枪爆头，他很成功，只是还没来得及陶醉在成功里，突然，电脑一下子灭了，灯也灭了，游戏厅陷入一片黑暗。高强的心一下子紧缩成一团，浑身僵硬，感到了一种突然袭来的孤独与恐惧，就像被别人一枪命中，又像是发现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游戏厅的老板出来：“抱歉，抱歉，停电了——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——”

如同被谁推了一把，高强一脚踢开椅子，突然大声叫起来：“怎么停电了，怎么停电了！他妈的怎么停电了！”

愤怒吞没了他。

从游戏厅出来，高强感到一阵阵麻木，他拿出手机，打开，不出所料，上面写满了死党发来的短信息。

向南说：“高强，你在哪儿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”

米莱说：“干吗呐！”

“高强，我是华子，有美女发你，快显形儿。”

陆涛说：“高强，有事随时打我电话。”

“我跟他们已经不一样了。”高强想，他为自己的想法愣了一下，四周看看，把手机关了。他有些迷惑地看着眼前人来人往，然后他站起来，梦游似的往前走去，他只想这么走下去。

但高强发现自己还是走回了家，在楼道里，他感到浑身发软，就坐在楼梯上抽烟，最后一支烟。邻居赵叔叔扛着自行车上来，高强只好站起来，把烟藏背后叫“赵叔叔”。

“哟，高强啊，怎么站这儿啊，毕业了吧，找着工作了吗？”赵叔叔用客套话往他的伤口上撒了把盐。

高强点点头，支支吾吾，腾开地方，让赵叔叔把车搬上去。



最后的家

还是回家吧。

也许家里会好一些，高强上楼，来到家门口，拿钥匙开门。

楼上“当当当”一阵脚步声，一个精干的老太太快速走下来。

“刘大妈。”高强顺口说，心里叫的却是“老巫婆儿”。

“哎，高强，正要上你们家去呢，两件事儿，第一件，你们家电费要拖到什么时候？这楼里就差你们家了。”刘大妈大喊大叫道。

高强争辩：“我们家电表不是有问题嘛，我爸说还要跟居委会协商。”

刘大妈才不屑于跟他讨论这种问题呢：“第二件，你们家门口儿这破柜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搬走？说了多少次了，妨碍人家搬东西，跟你爸妈说说，这老东西叫人收走算了，到时候消防部门

下来发一张罚款单儿你们家又不干！”

高强又接了一句：“上星期天我在楼下找了一收旧家具的，不要钱叫他白拉走，人家还不收。”

“反正我是通知你们家了啊，就这么两件事儿！”

刘大妈当然不会听他的话，她只是语重心长地把要说的话说完，接着，她便风风火火地冲向下一层楼，那里传来她的敲门声：“焦启刚，焦启刚，老焦，哎，姓焦的，开门，开门，我刘大妈！”

高强一开门，正和他爸撞了个满怀。

“是不是刘大妈？那电表的事儿问得怎么样了？不是电表坏了，就是这楼有人偷电，我们怎么使也不可能一个月一百多个字儿！”高强爸的嗓门儿比刘大妈还大。

“我刚听见刘大妈在楼下老焦家。”

高强说完便进了家门，坐在门厅的沙发里。

“学校给文凭吗？”高强妈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。

高强摇摇头。

高强妈长叹一声：“那你老姨那儿我得说一声，没文凭，老姨怎么使劲儿也不行，她们公司管人事的那个张四包儿可刁了。你们学校怎么这样呀，咱送张四包儿那一千多块钱的东西全打了水漂儿了。”

这时，楼下传来高强爸和刘大妈的吵架声，声音大得要命。

“我一猜你爸就得跟人吵起来，他今儿一股子邪火儿——”高强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。
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高强问的时候，心里一点也不想知道答案。

“还不是股票！赔了两万多，你二大爷叫他还钱，说要买房用，你吃完饭去网吧上网查查，看看现在割肉成不成？”

高强点点头，走到饮水机边上，给自己倒了一杯凉水，坐到饭桌边儿上。

高强妈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把一盘刚炒好的豆角儿往高强面前一放，长叹一声，坐到沙发上，伸手把电视开了。

高强感到压抑，在家里，从来就好像没有谁能做对事情，而今天则显得格外垂头丧气，他从筷子筒里拿出两支筷子，在两盘子剩菜里扒拉来扒拉去。

高强爸回来了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

“吃完东西吧，一会儿去网吧帮我查查——今天的证券报卖完了，晚报也卖完了，真是中了邪了！”他的声音既不满又无奈。

“算了，割肉就割肉吧，做买卖哪儿有只赚不赔的？”

“你懂个屁！就是割了肉，咱们也还不上！要能还上，我早就割了，我一辈子从来没借过钱，就这么一回！要不是他们买电视的时候向我们借过四千多，我才不会向他们伸手呢！”

“谁让你听那瞎子的话呢，去了趟盲按就五万五万地买股票，还借钱买，真想不通！”

“你懂个屁！王老五自己就投了二十万，人家庄家天天上他那儿按摩，说最多一个月，保证翻番儿。唉，这世道，谁的话都不能信。”

高强爸说完便去了洗手间，高强和高强妈相互看了一眼，高强妈正要小声对高强说什么，高强爸的声音传来：“高强，你文凭拿着了吗？”

高强妈冲高强摇手，叫他不要说。